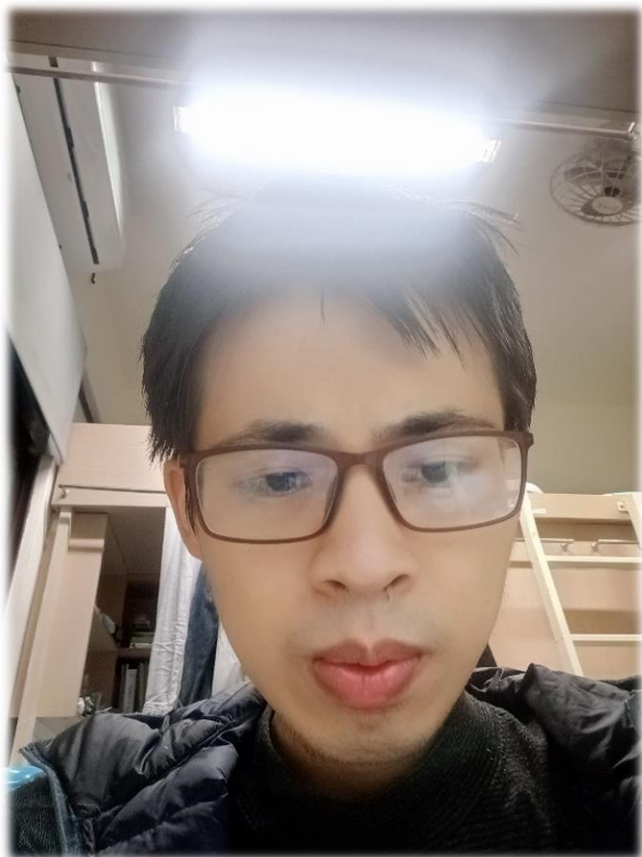


散文組
佳作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5屆(111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林岐

就讀系別：藥學系五年級

得獎作品：惡夢記

得獎感言：

寫文章對我來說是最好的抒發方式。
感謝評審對我的肯定。

惡夢記

藥學五 林岐

翻來覆去、難以成眠。我曾懷疑失眠和大腦皮質默默地交了密友；往常都能一覺天明，睡意準時的像是訂好的鬧鈴。但是這些夜裡，心中的雜思滋長成盤根錯節，彷彿蕪草蔓生，最後侵擾變成了苦澀味道的黑森林；先是壓著頭到缺氧的幽暗中，只為了 melatonin 可以成為沉睡的輕舟快艇。但是仍然免不了的，從真實和夢境的介質間猛然甦醒。在潛意識的幽谷裡搖晃地像個帕金森氏，醒來的時候才知背脊濕冷之後還併發刺痛、儼然惡夢纏身。惡夢中，荊棘般的痛楚折磨著桎梏的夢牢；想逃離，卻只能困獸猶鬥、徒然一場空。試著從潛意識的面向去想，這些繫在身上的壓力和潛水時配戴在身上的高壓氧一樣，一不小心就會反受其害。陷的越深，負擔越像千鈞鼎。或許是早鴨子的緣故，越是紛亂的心情越容易攪亂夢境，越是將夢境和溺水聯想。

期望出門的熱切，一點一滴地消磨殆盡。時間丈量的單位變得越來越難辨認，呼吸之間彷彿被隱藏的壓迫緊勒不放。傳播思想的泉源顯得十分遙遠而且孤寂。長期以往，眼前所見越來越像枯萎的殘枝。光明顯得太過窄小，在斗大的天地之間，陰影常伴己身、難以褪去烏黑的外衣。突然浮現的意象眨眼便煙散雲散，虛空以外是夏季乾癟的熱氣、以外的以外是流失的關於人群的記憶。

為了封鎖病毒的傳播鏈，也同時封鎖了人員流動的足跡。大地無形間形成了隱形的牢籠，每個人都是傳染病的囚犯、無一可以豁免。現在只有天空翱翔的飛鳥能自在的歌唱；羨慕長著翅膀的羽族可以不用把口罩戴到蕞爾的嘴巴上，羨慕著麻雀們還是爭食著

行人遺留下來過剩的食物；羨慕著人字型的雁群遵守諾言，依然在天際掠過黃昏的雲彩。甚至有種荒誕的想法—跑到南極變身成企鵝，便能縱身入海、徜徉於冰洋之中：不用再怕溺水、不要再做亞熱帶的噩夢。不自覺憧憬起古時純樸的生活：印象中剔亮一盞燈便能守候一片晚霞。同時卻逼自己不要想；因為把自己置身於夢想的泡泡中、等到抽身時難免破滅的愕然。

但是有很多人失約了、丟了工作沒飯吃了；也有許多快樂的話語、複雜的情緒只能對著鏡中的自我無聊的獨白。對於摩擦性失業，政府有相應的措施可以補助；對於無法面對面的親友，視訊有時只是增添失落感。望著收藏品出神，期待四周一成不變的景色能自我拓樸像是一顆盡職的功能性蛋白；曾經散步時不經意落在街道的翅果，不知道如今是長成一顆蓊鬱的長松抑或是選擇遁世成為隱者般的休眠？

一切的不安全感，在夜晚的籠罩下抖落成一場又一場的落葉。驚覺季節早已更迭，秋季颼颼的沁涼染著一點肅殺，但是卻是孟夏解熱的絕妙配方。

如果疫情解封了，事情還能恢復原狀嗎？悲觀地想到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但是，在這噩夢中驚醒，我不願再次深陷其中。現實的世界即使再怎麼殘缺，都有個週期循環，如同恆星即使壽命再長終究會殞命；如同潮汐有沉下、有浮升、有平凡。

我寧可一次又一次地從夢中驚醒，也不想在美夢的幻境中逃離不開。所以之後的日子，我還是會在夜黑風高的時候獨自清醒，心如鼓擊；但正是這般苦痛提醒了我這世上的真實，曾經美好的、微小的如同天上星斗的記憶都非幻影。

如此，這一生便不算可惜。